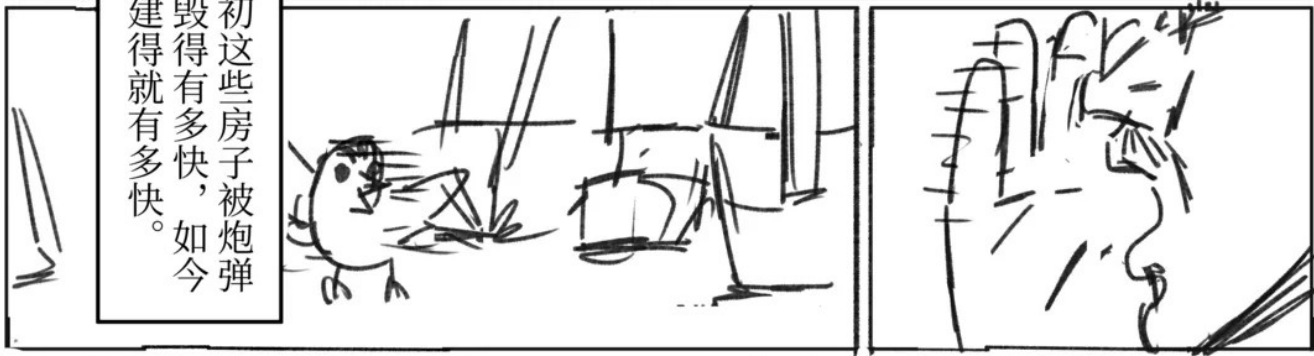


几个月前，
这里还只是一片
布满焦痕的废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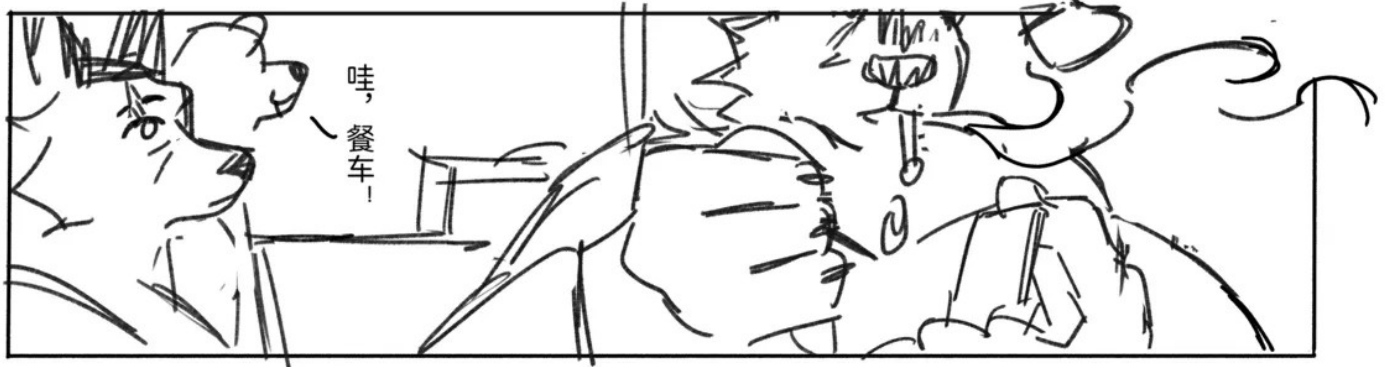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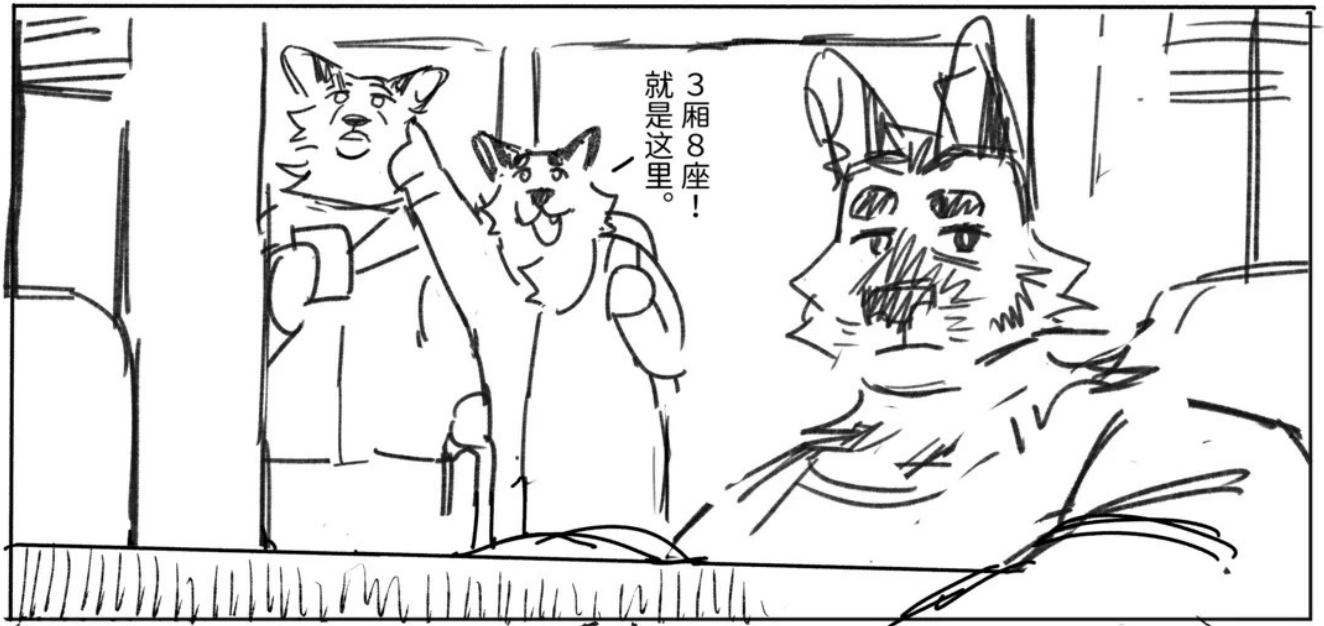
当初这些房子被炮弹
摧毁得有多快，如今
重建得就有多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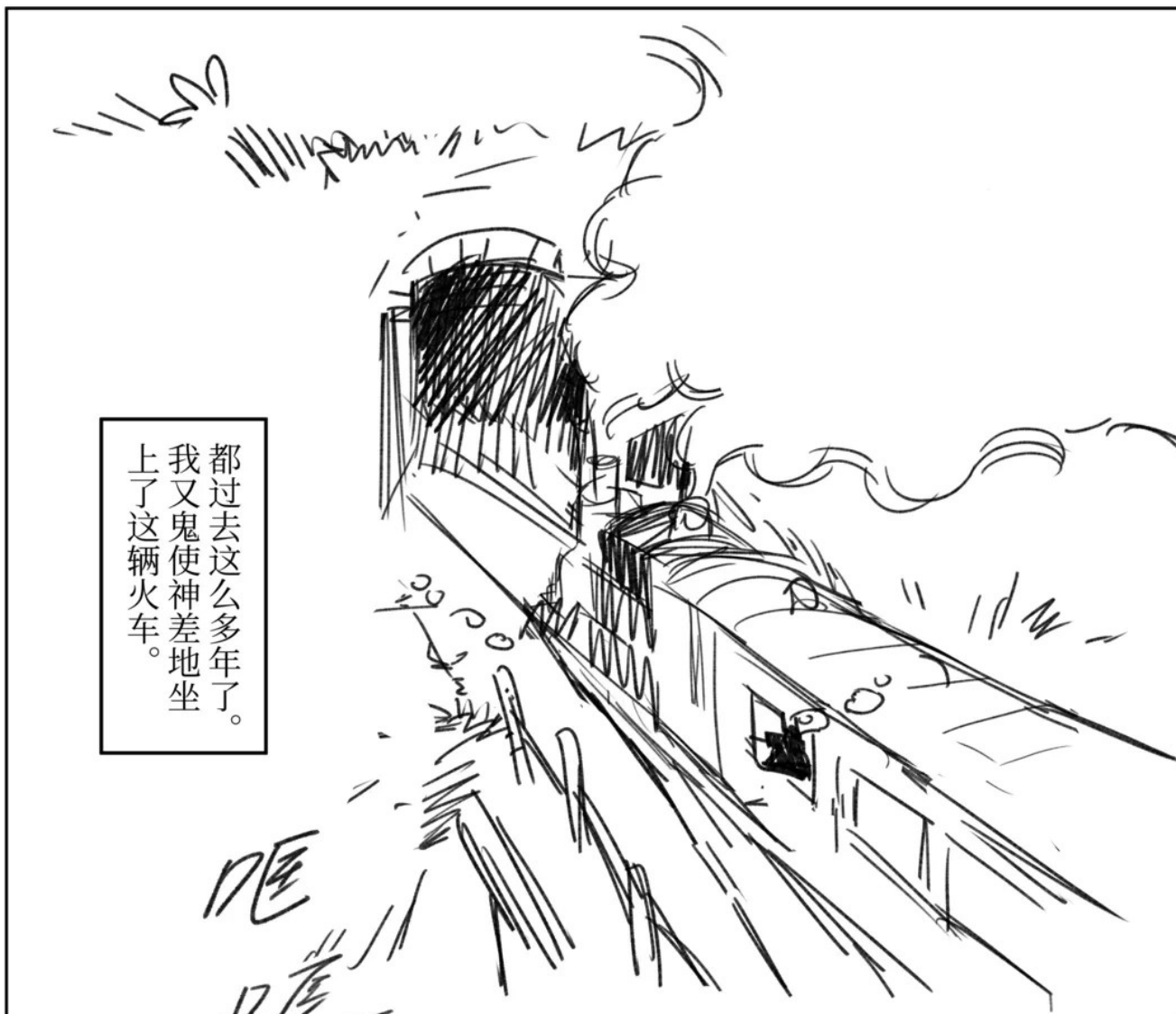


……
……
……
都是上头
一声令下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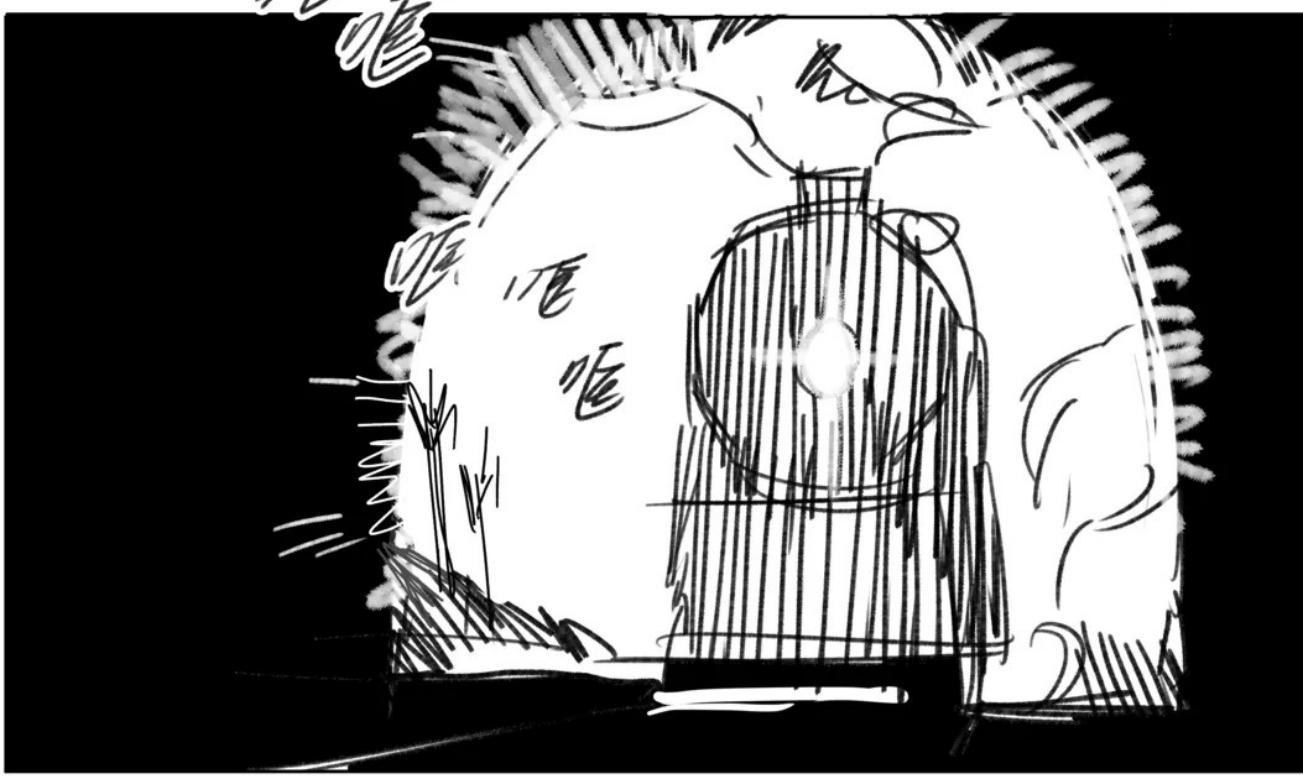
再过几年
这里又会
变成什么样？





都过去这么多年了。
我又鬼使神差地坐
上了这辆火车。

哐
哐
哐



事到如今，我还在
惦记些什么？










每次回想这些
我都浑身不自在。
火海……还有黑暗中
格外刺眼的刀枪，
此外的记忆已经
模糊了。

家里只有我和
一只羊活了下来。





士兵四处烧杀抢掠，
脚步声不断逼近着，

来不及哀嚎，
求生本能促使着我
逃进了山里。

那时候已经是秋末了，
山洞边的风能把人
骨头吹冻住。

从小养大的羊很亲人，
冷的时候我靠它取暖，
摘到的野菜也有
它的一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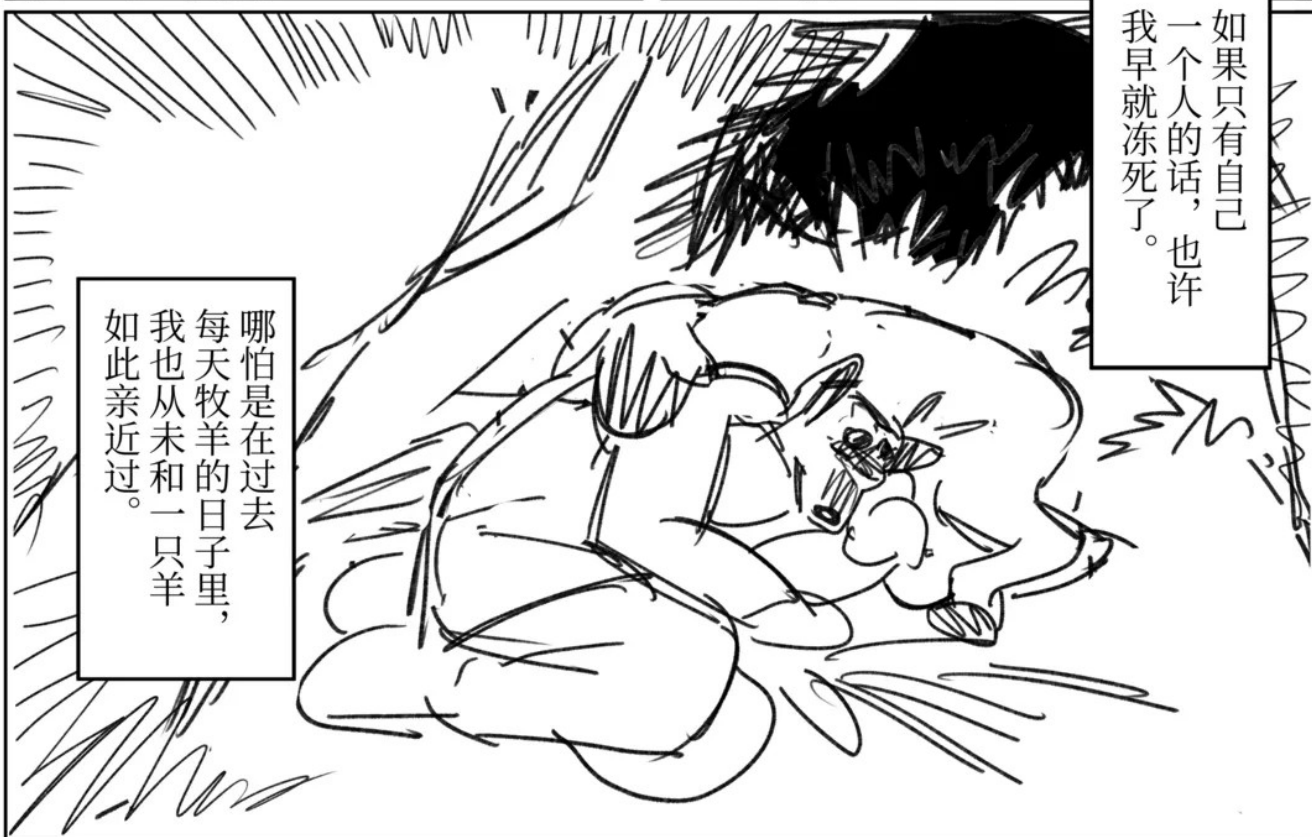


没煮熟的羊奶很腥，
但我很很快就习惯了。



如果只有自己
一个人的话，也许
我早就冻死了。

哪怕是在过去
每天牧羊的日子里，
我也从未和一只羊
如此亲近过。




在某个外出觅食的早晨，
山洞的方向传来一声
刺耳的枪响。

羊不见了。
我想都没想就
顺着血迹追了出去——



直到撞上那个
偷猎者的枪口——



我已经回想不出
更具体的画面了，

只有不绝于耳
的心跳声。

呼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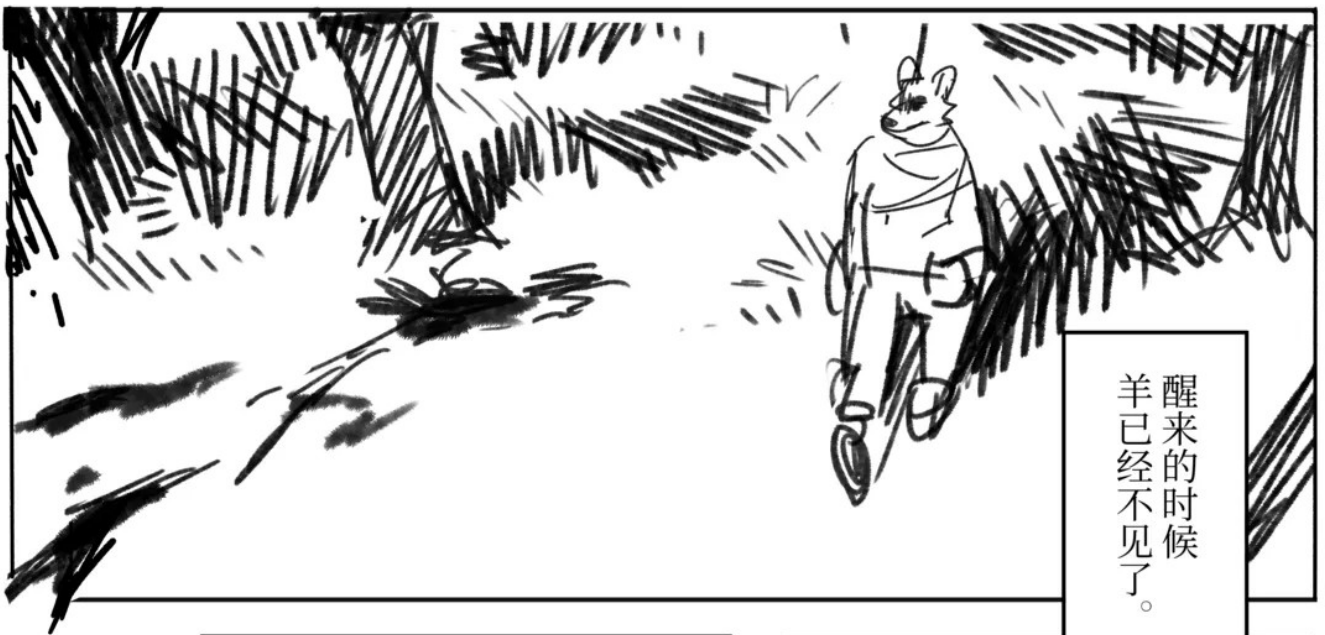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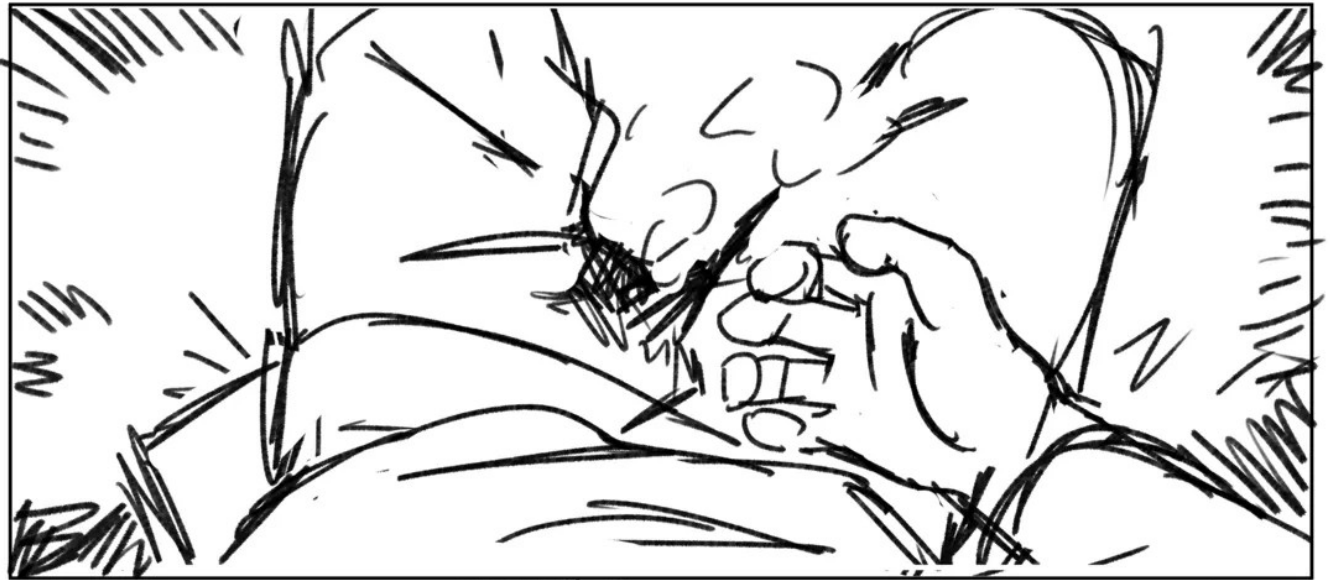
我们像那样
僵持了多久？




记忆
碎片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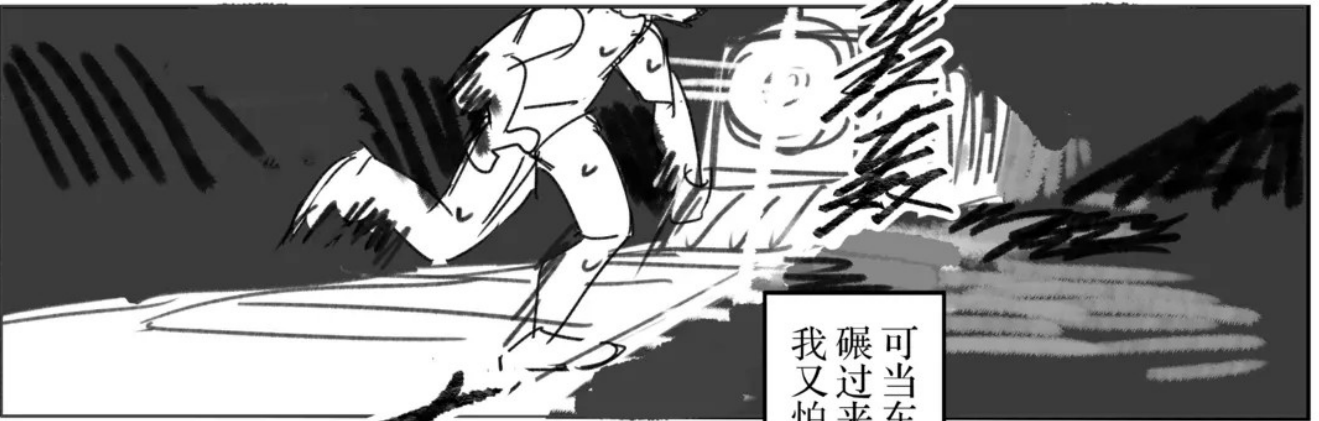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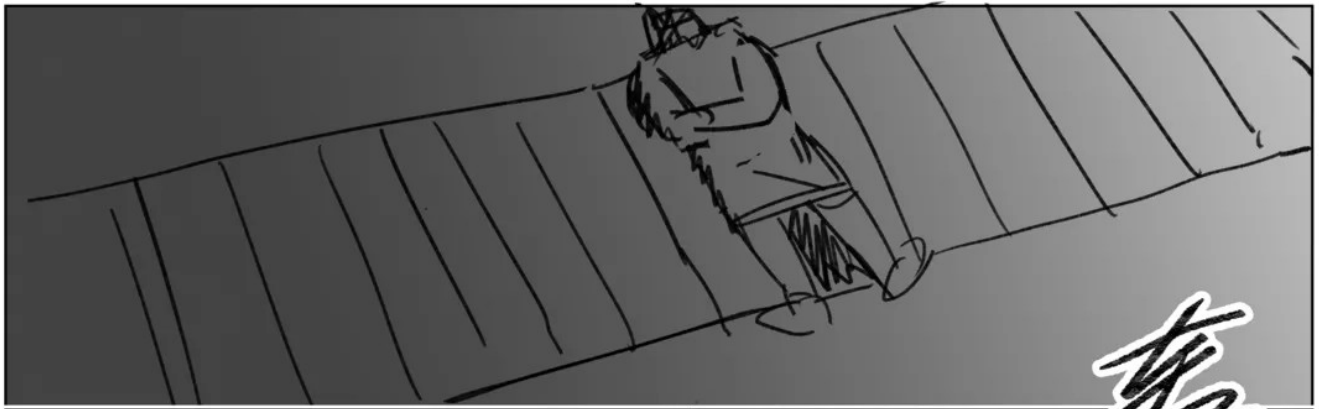


天黑之后冷得要死。
一天没吃东西，
饿得肚子发紧。

前一阵还温热的裤裆
被风一吹
就冻得难受。

连感到难堪的余力
都没有。

望着远处的铁轨，
我忽然萌生了
求死的想法。



可当车头迎面
碾过来的时候，
我又怕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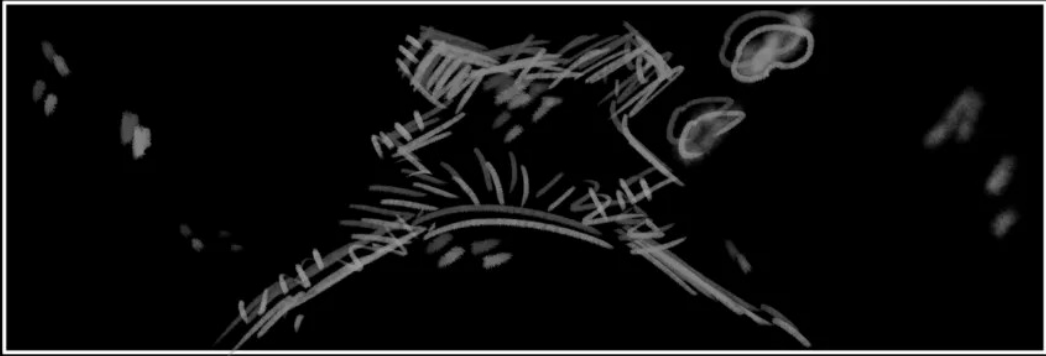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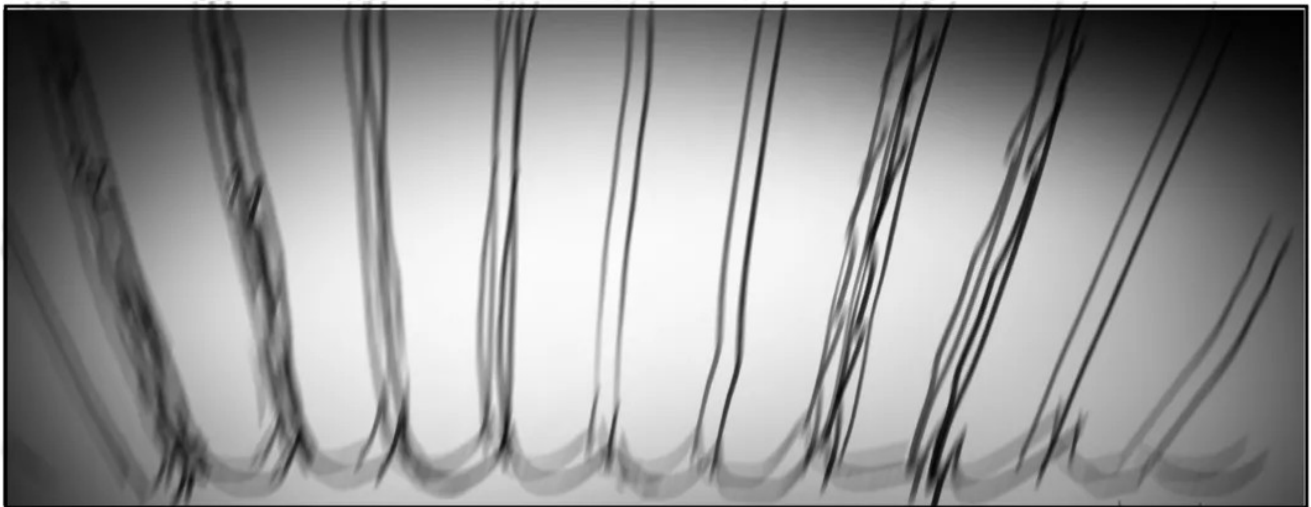


我就是有这么窝囊。

寂









最好别掀开
可能有点腥，
但这些羊皮和油脂
能保护你的疮口。

醒了就好……还好
发现得及时。



……



啊……

我是不是该先
解释一下
发生了什么？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我靠，还有这么回事？



我虽然语讲不好，我不是本地人，搬过来之后才开始学。





不是吧，这么快？

肃统派的打过来了？

巡逻的时候确实看到烟了。

周遭地势高，他们肯定想趁着入冬前攻陷这里。

完了……早知道提前出门囤物资。



怎么办，照这么说这里也不安全了，

还能躲去哪？我们一开始就没得选。

除非他们脑子抽了把通缉令撤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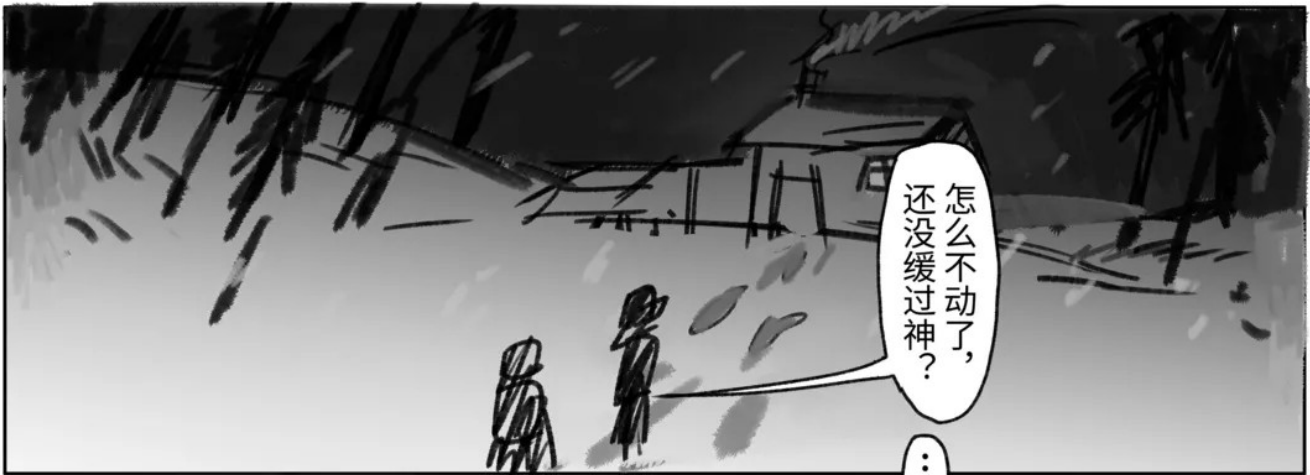
冷静下来听我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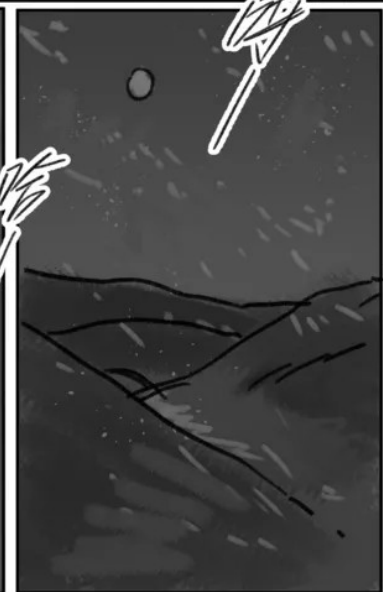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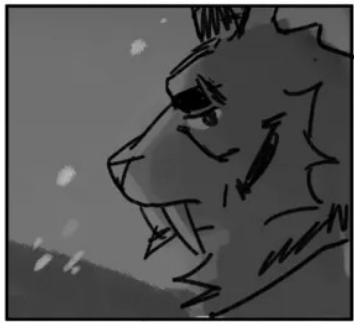
如果他们真的盘算着打下这一带，车站马上就会被封锁，到时候想走就来不及了。

穿上衣服走，我送你一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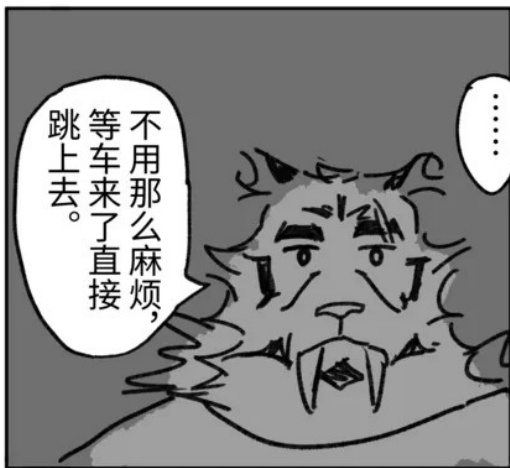


你的衣服湿了，穿着会感冒的。拿上吧，就当是给你的羊赔罪了。









不用那么麻烦，
等车来了直接
跳上去。

……



那个，我好像
没有钱买票。



啊，



你不是来过
吗，我还以为
你知道。



干嘛？这儿连
站台都没有
上哪去买票啊。



惊



自杀。

惊



？

那你傍晚的
时候不坐车
来这儿干什么？



惊

对不起啊，
杀了你的羊。



……





这世道就是
这么操蛋。

……
唉。我也不知道
要说些什么
才能让你好受点。



赖活着可
不比寻死容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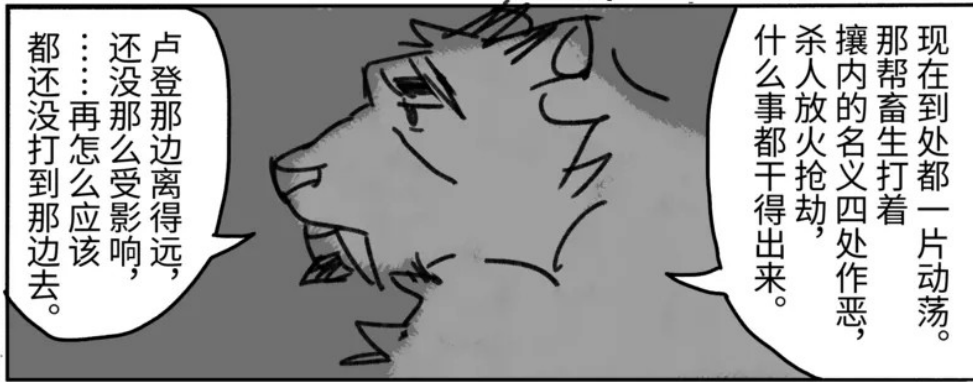


不用担心我。
火车撞过来的
时候我就发现了，
我可能也没
那么想死。我没
那个胆子。

……也只能
赖活着了，
还能怎么办呢。



总比待
这儿强。



现在到处都一片动荡。
那帮畜生打着
攘内的名义四处作恶，
杀人放火抢劫，
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卢登那边离得远，
还没那么受影响，
……再怎么应该
都还没打到那边去。



我靠。你真的
白长那么大的个儿。



完全不行。



你会打架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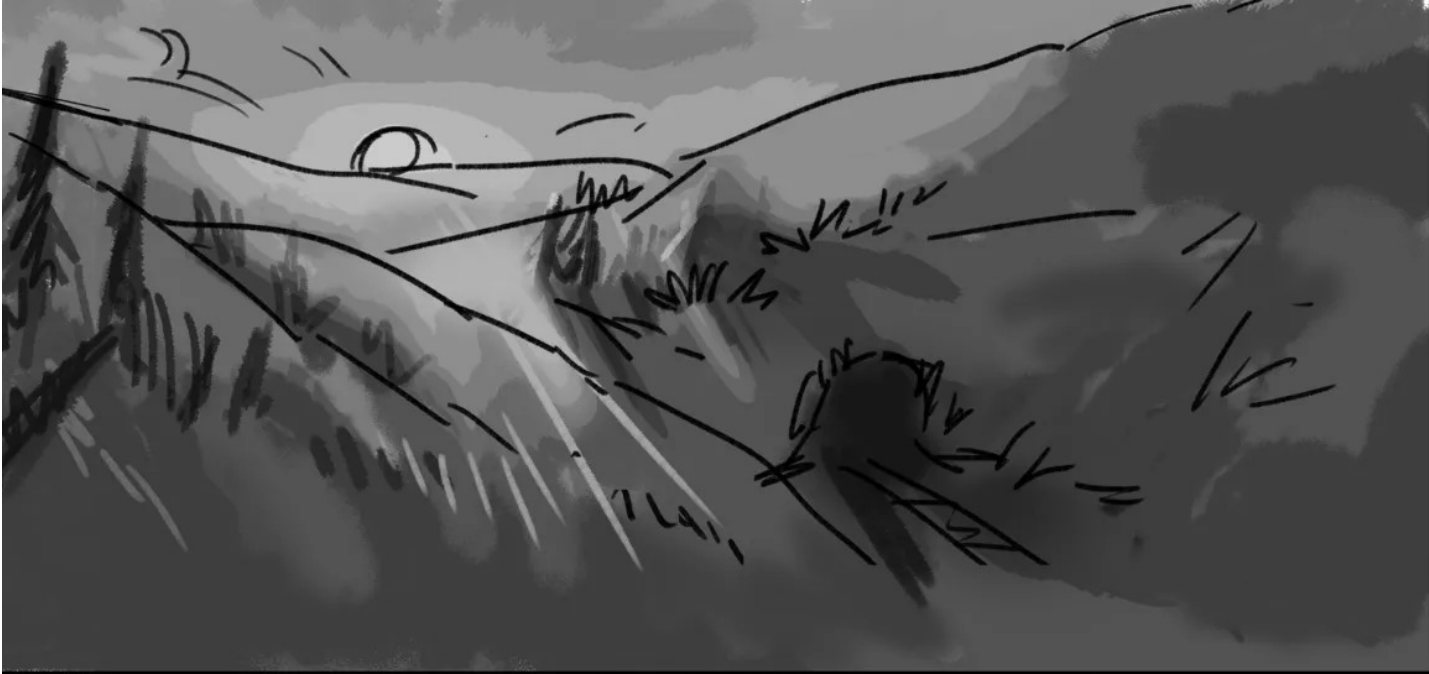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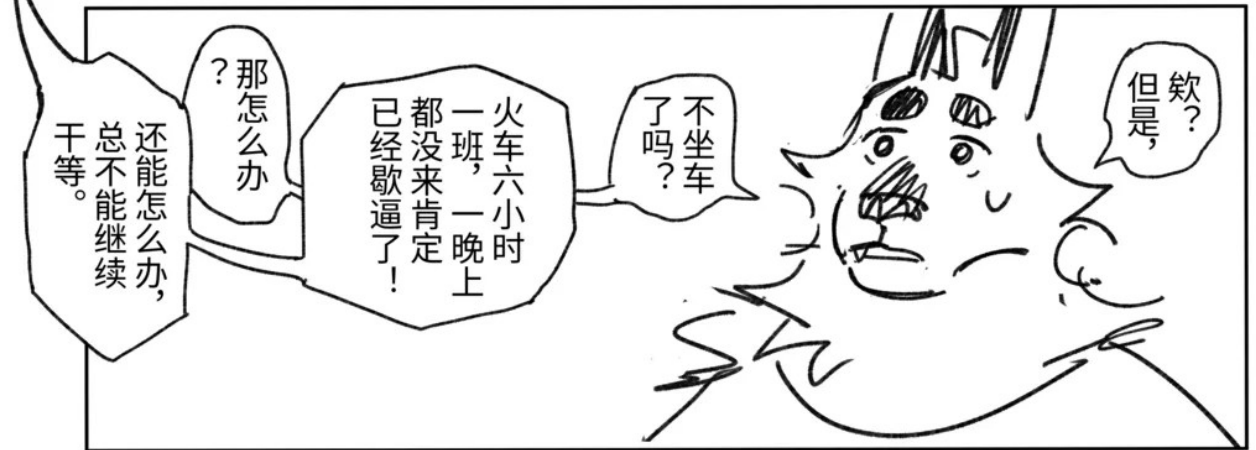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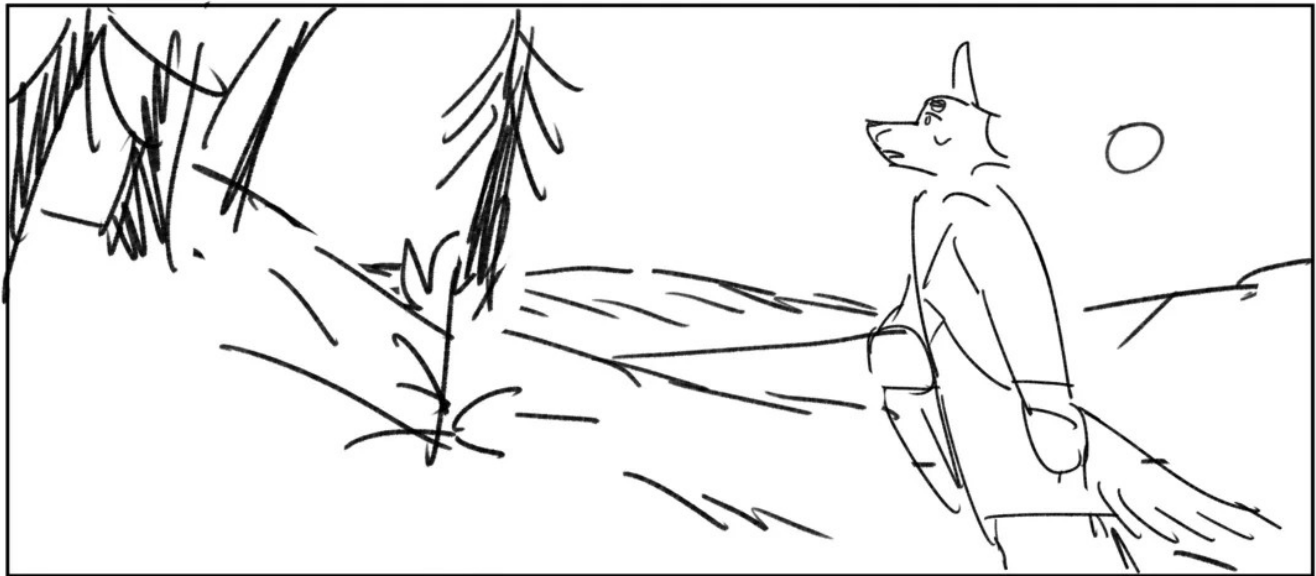


你们
很熟？
你跟我
很熟？

可怜
巴巴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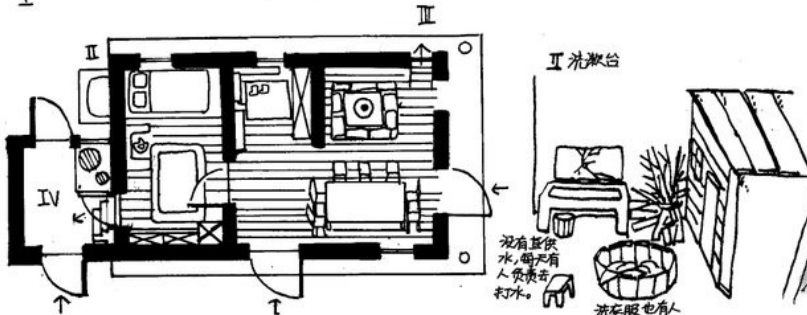
For Preview Only
試し読み用 / 仅供试阅
X@Chad40707850 @Library_Borghos



现在的Milo
个头长了一点
毛更多更深,光泽顺滑↓
吻部长白毛
轻微发福
泪沟颜色
变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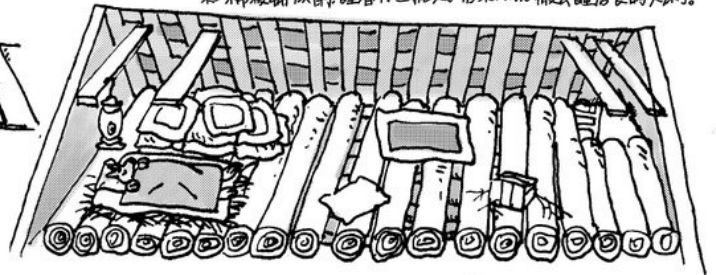
@Chad柴德 & @Library_Borghos

I



II 阁楼

Milo最初因为没多的地方住被安排睡在这里。阁楼很矮，Milo经常碰头。里面没有窗户，很黑，完全不隔音。Milo的床是用干草和棉被铺成的，睡着有些潮人。后来Milo搬去睡店长的大床了。



II 洗漱台

没有供应水，每天有人负责去打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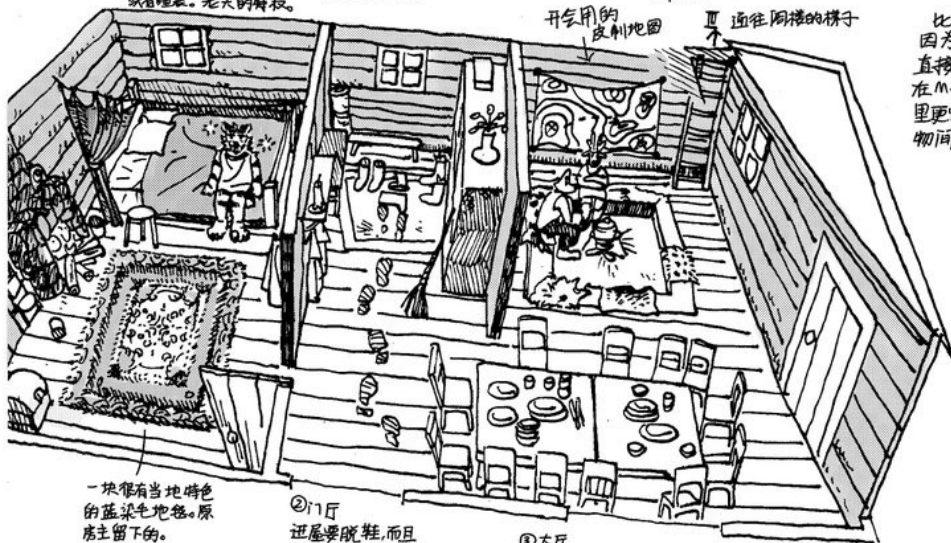
洗衣服也有人负责。Milo来之后洗衣服的频率高了很多，因为他经常嫌店长臭。

I

①店长的卧室
唯一一个正儿八经的床。其他伙计都是打地铺或者睡草。老大的特权。

开会用的皮制地图

II 通往阁楼的梯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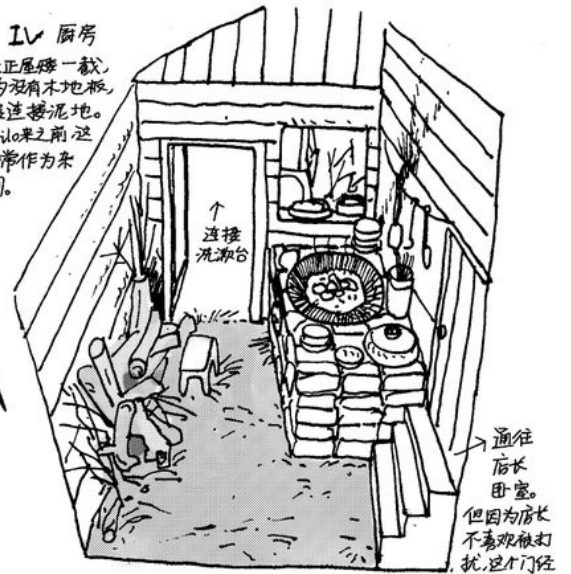
一块很有当地特色的蓝染毛地毯。原店主留下的。

②门厅
进屋要脱鞋，而且还要洗脚。Milo定的规矩。

③大厅
和门厅半连通。上边是地炕，也是平时开伙的地方，下边是餐桌。在Milo来之前，大家更习惯在营地露天吃饭。（因为烤肉/煮罐头用不着茶盘）

IV 厨房

比正屋矮一款，因为没有木地板，直接连接泥地。在Milo来之前这里更常作为杂物间。



通往店长卧室。但因为店长不喜欢被打扰，这个门经常上锁。

@Chad柴德 & @Library_Borghos















That's your problem
Normal people who tf will
be that tall like you



your tank top
is a little short
for me...















画稿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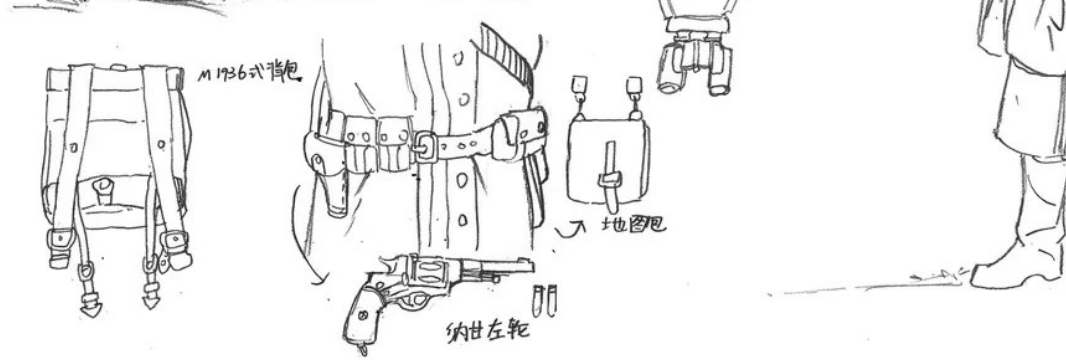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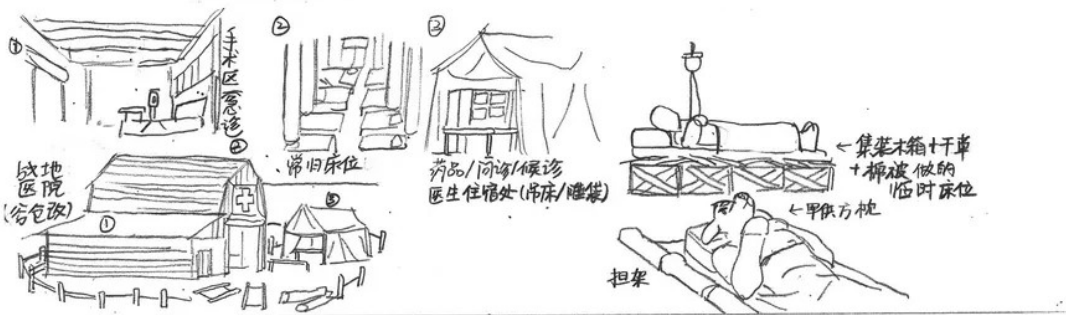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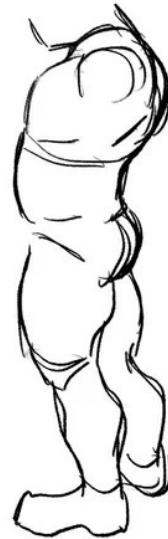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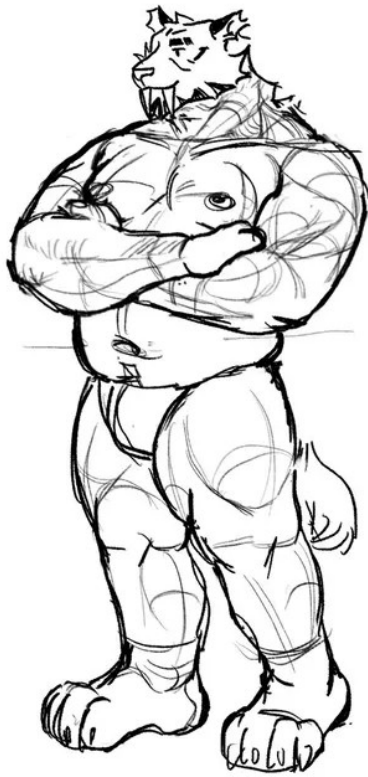
因人类手更灵活, 易于进行精细操作, 所以医生中人类占比大于兽人。但在战地医院情况截然相反, 兽人医疗兵出色的体力使 他们更能胜任 需昼夜不停工作的 医疗兵岗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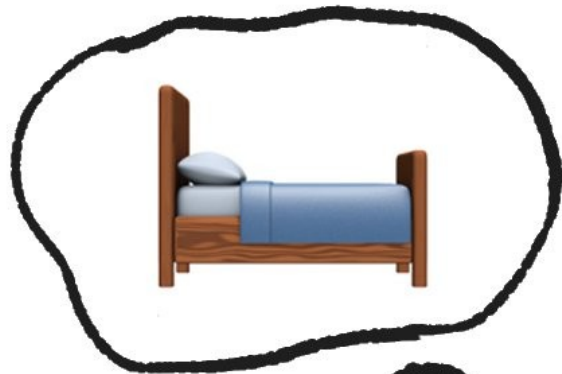












work ~ ~ ~
work ~ ~ ~



100000fo
thx!

头发长度不同的OC会是什么样子？

和表@图版

平头/短发 (下巴以上)



中长发 (稍长于下巴)



长发 (锁骨至胸部)



再长一点! (胸部以下)





Milo
ミロ
オグ・マン・クエパード



ザーバルクイガー (絶滅)
劍道虎(2名免)
座長
(Milo 師弟)
老犬 伊太
(伊太人形)
兼名?



イノッ
野郎
Muhammad
穆罕默德
Mah (信物)



人間 (東欧)
人魔 (东欧)
Juan
伊万



カラカシ
初猫
John J
小约翰



北条及熊
バトログマ
Orson
奥森



狼
オオカミ
Genpo
彦布



トナリ
馴鹿
Timur
帖木尔

R. 2024. 7. 27

Muhammad Ivan
John
Orson
Gonpo
Timur
Milo
CHAD
2024. 7. 27



画大了...



Chard. 10月
2024. 7.27



CHAD
7.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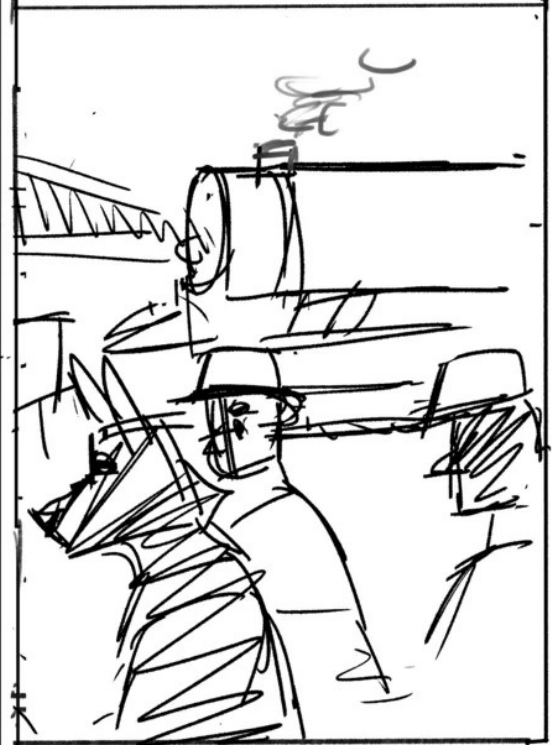
Chad 柴德
2024.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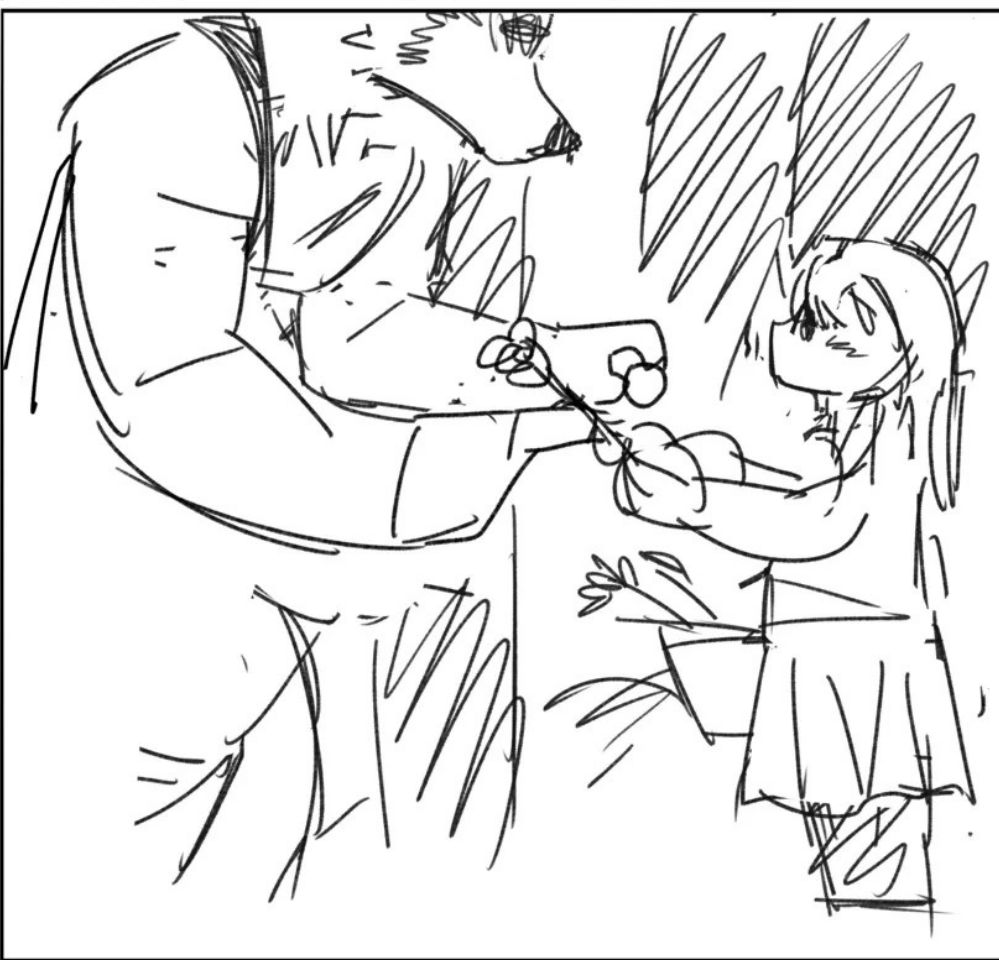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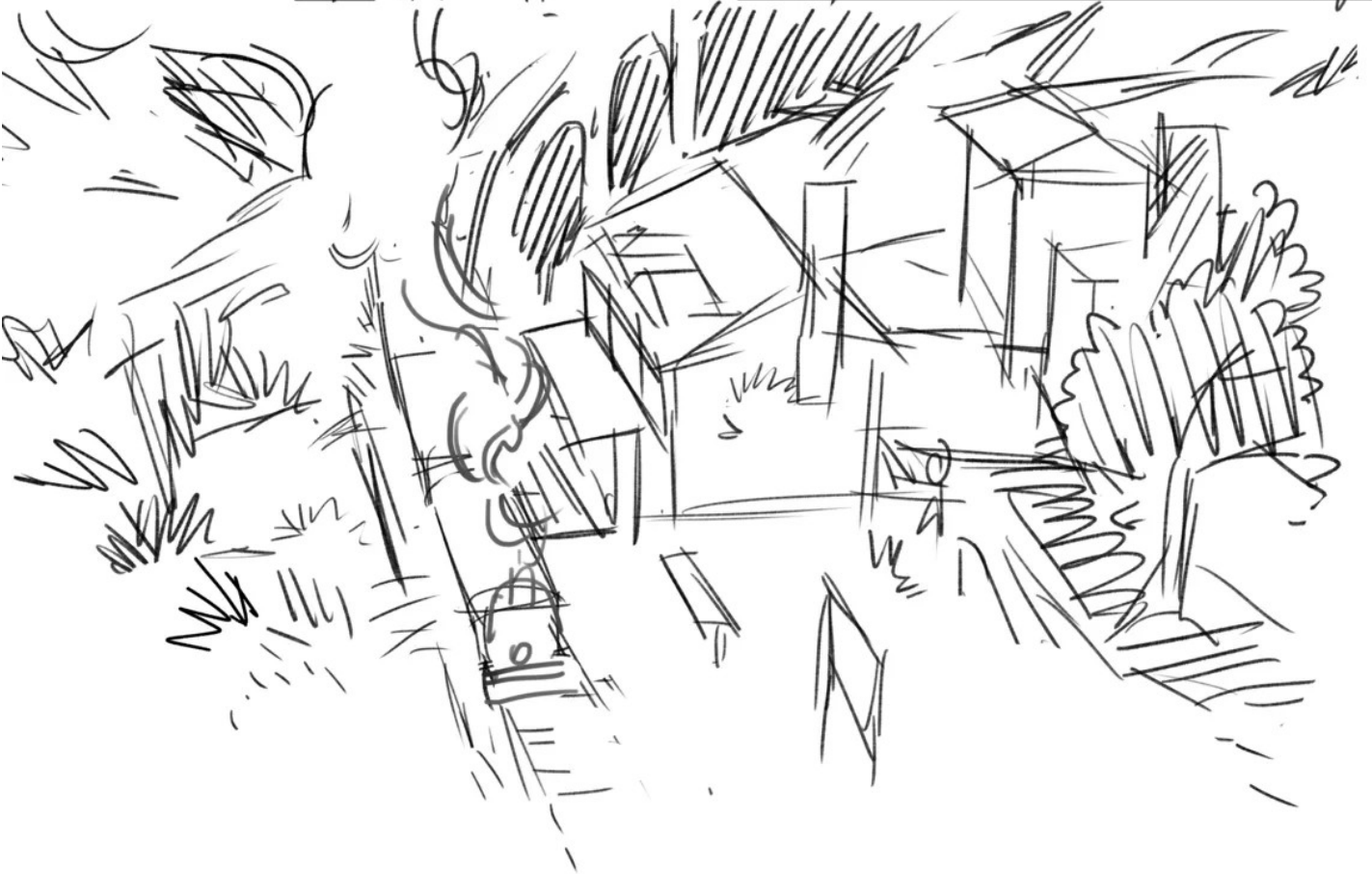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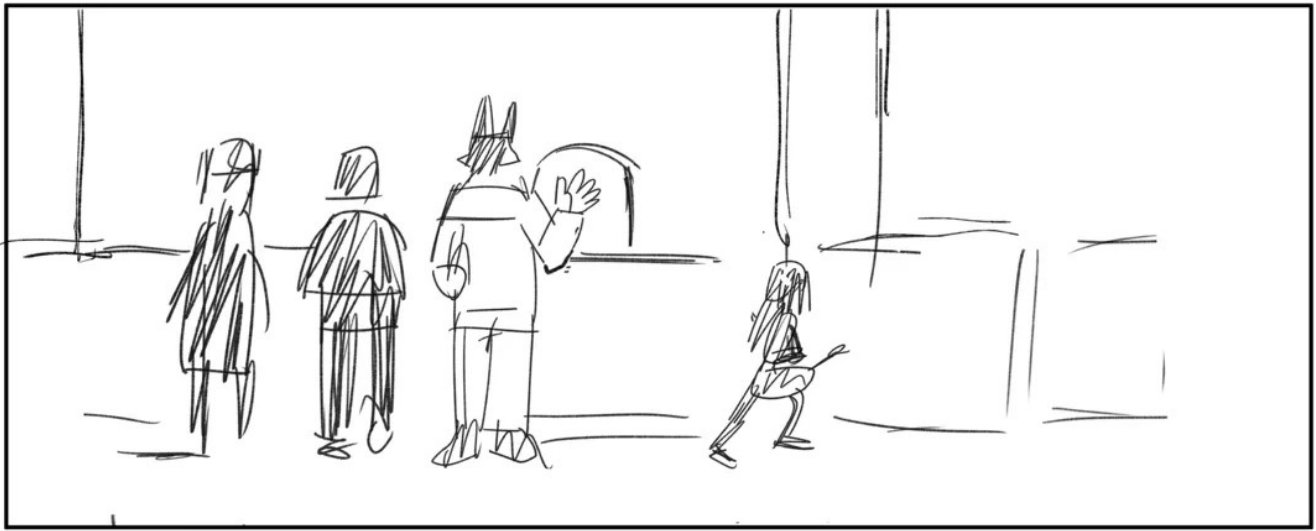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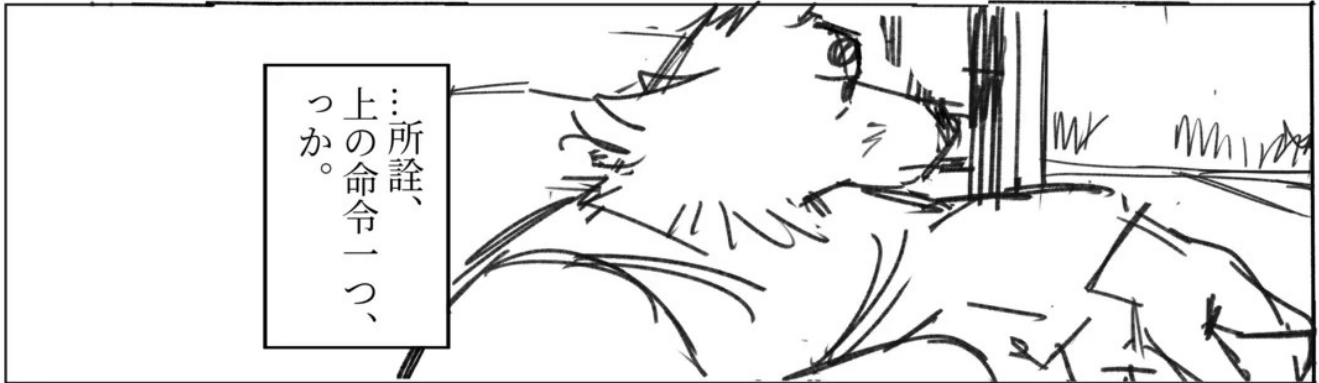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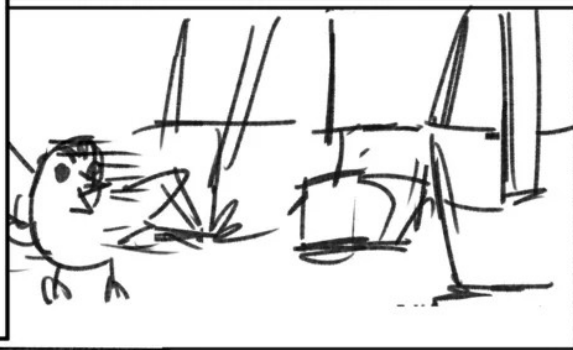






数か月前まで
ここは廃墟
だっ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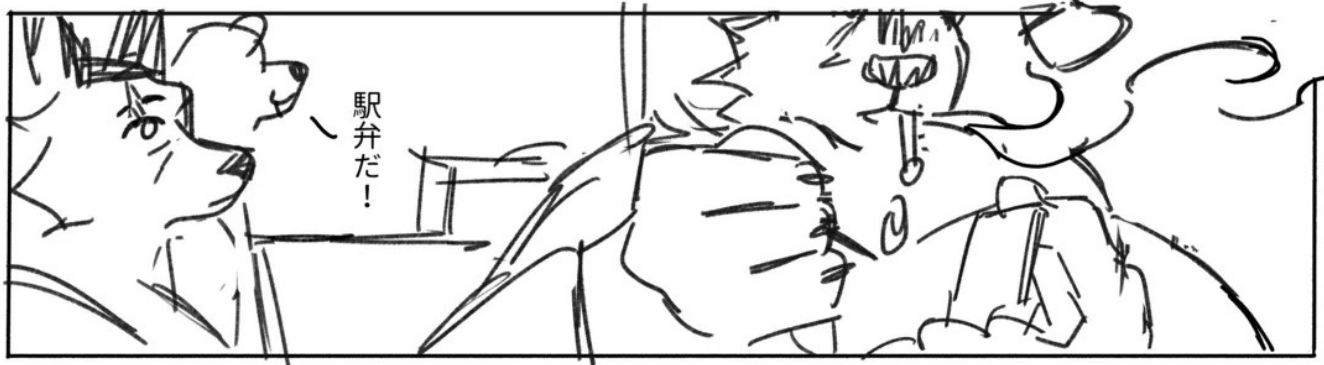
いまは砲弾に潰された
迹ですら分から
なくなつ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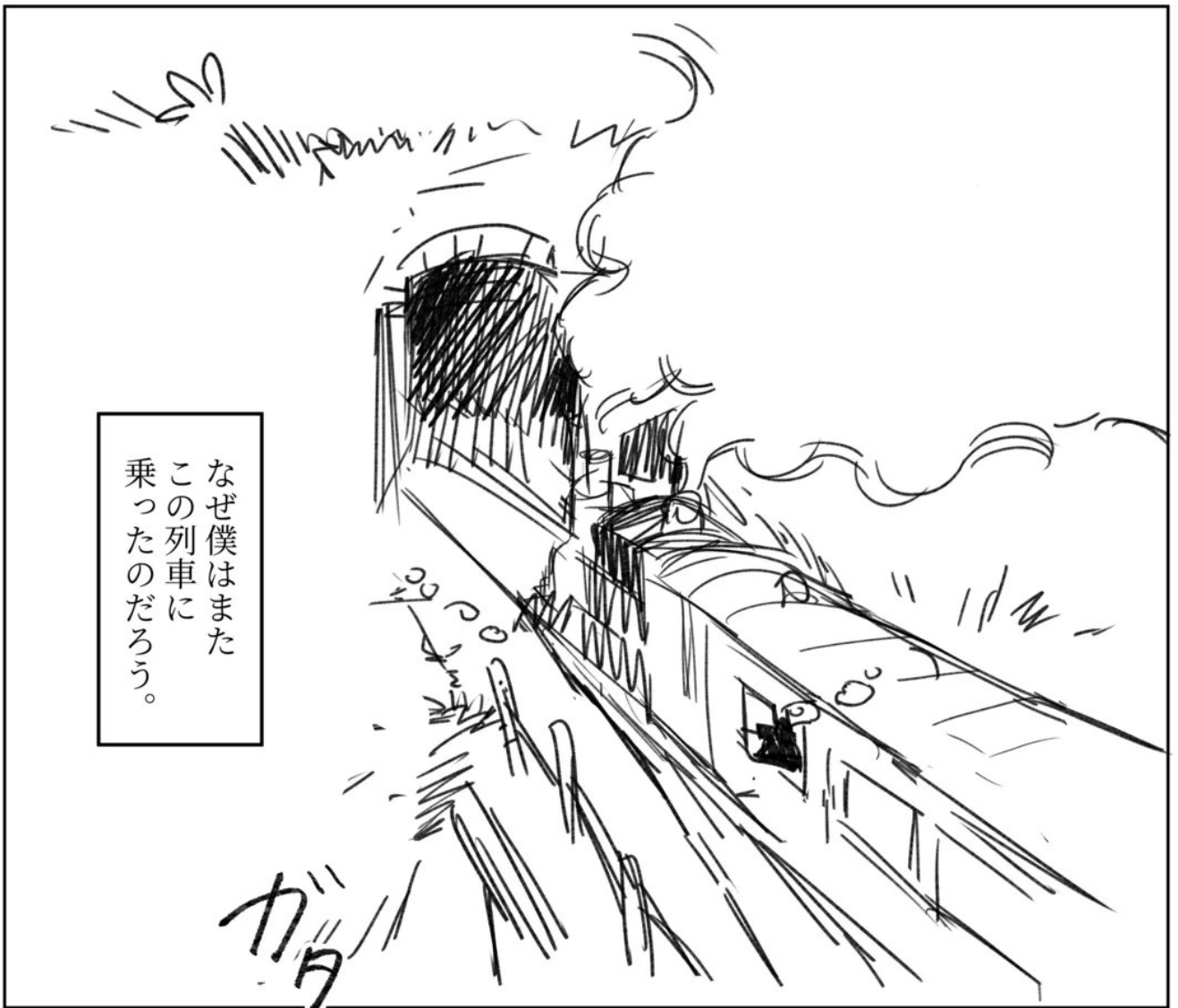


…所詮、
上の命令一つ、
っか。



あと数年たてば
またどうなるの
だろうか？





なぜ僕はまた
この列車に
乗ったのだろ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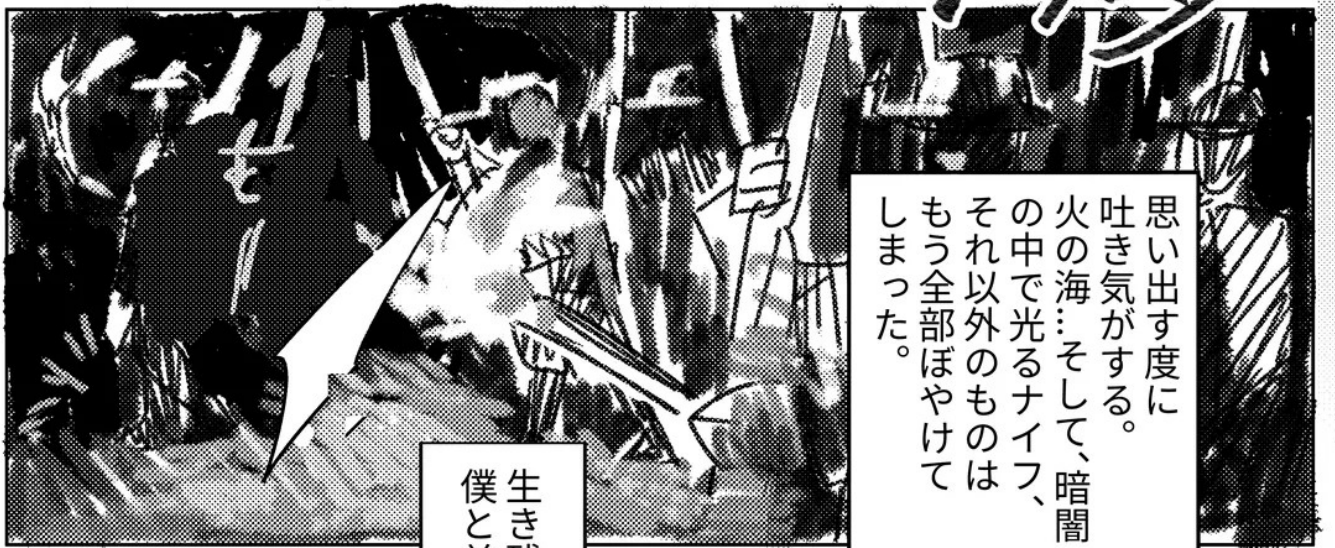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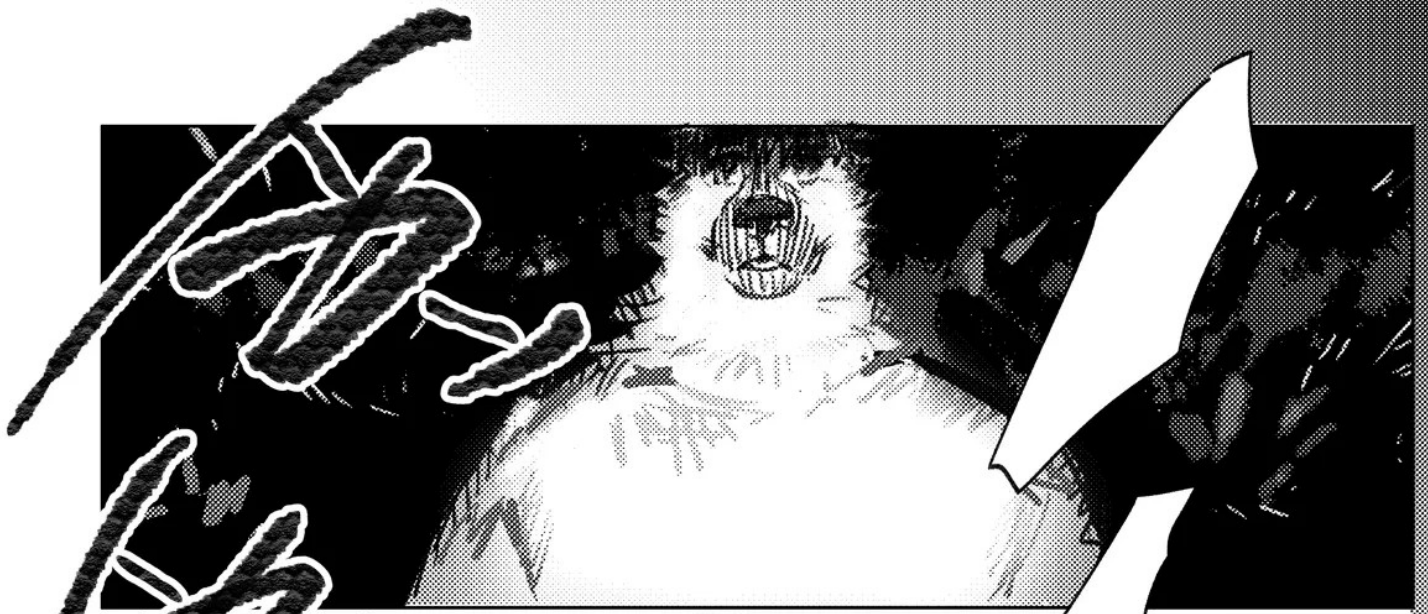


今さら何だって
いうんだ？










思い出す度に吐き気がする。火の海。そして、暗闇の中で光るナイフ、それ以外のものはもう全部ぼやけてしまった。

生き残りは、僕と羊一匹。





兵士に略奪される音がする。そして、足音も。

叫ぶ間もなく、本能だけで山へ逃げ込んだ。


あれはもう晩秋だった。
溪流から吹く風は
骨を折るように
凍えていた。

産まれたときから育つた羊と山からとった野菜を分け合って、寄り添っていた。

生羊ミルクは生臭かったが、すぐに慣れた

僕一人だったら、とっくに死んでいたかもしれない。

放牧の時すら、こんなに羊と親しくなったことはなかったのに。




あの朝、食べ物を探しているとき、遠くから耳が痛くなるほどの銃声が聞こえた。

羊がいなくなった。
ぼくは考えもせず、
血の跡を辿って：



あの「密猟者」の
銃口とぶつかる
までは。



具体的な景色は
思い出せない。

耳に絶えず
響くのは、
心拍音だけ。



時間の感覚
すらぼやけた。



何も、思い出せ
ない。



